


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法〕 总洛迪·热兰西斯 著
弗尔谢德·皮蒂埃 译

- 
- 友谊的时期
 - 让-保尔·萨特
 - 契约式的爱情
 - 存在主义
 - 美国情人
 - 词语的力量

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法国〕 克洛德·弗兰西斯 著
弗尔朗德·贡蒂埃
全小虎 林 青 译
老高放 余乔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曲弘梅

责任校对：古为明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张汉林

西蒙娜·德·波伏瓦传

〔法国〕克洛德·弗兰西斯 弗尔朗德·贡蒂埃 著

全小虎 林青 老高放 余乔乔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 印张 331 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04-0576-6/I·66 定价：5.50 元

Simone de Beauvoir
Claude Francis et Fernande Gontier
en collaboration
Librairie Academique Perrin
Paris 1986.

本书根据巴黎佩兰学术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我知道他永远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不幸，除非他先我而去。”

——《年龄的力量》（第29页）

谨献给海莱娜·布尔热瓦

著者的话

西蒙娜·德·波伏瓦曾堕入美国作家纳尔逊·阿尔格林的情网，我们发现了她致他的书信的手稿，这些书信手稿以前没有公之于世过。手稿有一千六百八十二页，波伏瓦以细腻的笔触，既逐日地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片断，也记载了让—保尔·萨特以及他们那些颇有名气的朋友的经历。这部书信集不仅讲述了1947—1960年这一存在主义的黄金时代中发生的政治或文学事件、阐明了知识界的观点，而且令人注目地记录了一个爱情故事。该书信集就是我们写这部传记的出发点。

在《洛林日报》中，我们还发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外祖父的悲剧故事，他的破产改变了这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命运。

我们撰写这部传记得到了波伏瓦的热情支持。十年来，她很爽快地在家里接待我们，而且豁达大度地同意我们记录下若干小时的会谈内容。在她的《回忆录》中，某些人物被她冠以假名，但她却将那些人的真实姓名提供给我们。不仅如此，波伏瓦还向我们描述了萨特死亡的真正原因，并且透露了她在《回忆录》中有意避而不谈的事件的真相。

目 录

著者的话	(1)
伊瑟的举动	(1)
第一章 孩子和他人	(5)
凡尔登银行家的破产	(5)
贝特朗·德·波伏瓦家族	(9)
丑闻	(13)
舞台的檐幕	(18)
蒙巴那斯的葡萄园	(19)
1914—1918	(26)
炼金术士的幻想	(33)
第二章 雷恩街71号	(37)
“最凄惨的岁月”	(37)
在梅利亚克	(40)
伊丽莎白·L	(43)
“父亲把我抛弃了”	(49)
1925年	(52)
“决不虚度此生！”	(54)
雅克·尚皮涅勒斯与超现实主义	(61)
第三章 友谊的时期	(68)
右翼大学生	(68)
左翼大学生	(74)
受骗者之夜	(79)
酒吧	(80)
危险的生活	(83)

斯特伐	(85)
海狸	(88)
爱情、死亡	(90)
第四章 让-保尔·萨特	(97)
让-保尔	(97)
萨特一家与施威策尔一家	(101)
卡鲁塞尔的誓言	(111)
另一个西蒙娜	(115)
“一个我们不是两个你”	(120)
第五章 教师生涯	(134)
哲学教师	(134)
鲁昂	(138)
“西纳哈，我曾以我的方式忠实于你”	(143)
夏尔·迪兰	(148)
安德烈·马尔罗的一次艳遇	(149)
俄罗斯小姑娘	(150)
勒阿弗尔的总结	(152)
小绵羊饭店	(157)
误入歧途的心灵	(160)
1936年的巴黎	(164)
第六章 契约式的爱情	(171)
爱情	(171)
充满生气的生活	(181)
恐怖降临	(183)
波兰小姑娘	(184)
“文学的真实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186)
第七章 战争	(190)
世界末日的最初日子	(190)
无时间性的时期	(195)

奇怪的战争.....	(197)
1940年.....	(203)
《他人的血》.....	(213)
聚会.....	(223)
维奥-莱特·勒吕克	(228)
第八章 存在主义	(230)
“我们应该继往开来”	(230)
达尼埃尔·塞克尔坦.....	(234)
文学与形而上学.....	(237)
存在主义的攻势.....	(240)
“有人预言：存在主义时代已经来临。”	(243)
第九章 美国情人	(254)
美国！美国！	(254)
纳尔逊·阿格林.....	(258)
“我的小高卢姑娘”	(264)
情书.....	(267)
第十章 光荣的历程	(276)
“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	(276)
《一代名流》	(280)
“我过了恋爱季节吗？”	(287)
龚古尔奖.....	(289)
第十一章 行动的时代	(293)
中国之行.....	(293)
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295)
世界潮流.....	(298)
示威活动.....	(303)
布里吉特·巴多与洛丽达综合症.....	(309)
“我的朋友们怎么样了？”	(311)
古巴.....	(313)

“还我恋爱的年龄”	(315)
巴西之行	(321)
“无法控告的被告人”	(325)
苏联	(331)
《一次非常甜蜜的死亡》	(334)
“何为爱情？”	(338)
人权	(340)
“我永远不去莫斯科了”	(343)
日本	(344)
埃及	(347)
以色列	(351)
第十二章 巴士底狱城堡	(355)
卢塞尔法庭	(355)
《疲惫的女人》	(357)
1968年5月	(358)
“向老人禁区射击”	(366)
新闻自由	(368)
论女人	(373)
第十三章 词语的力量	(381)
《了结一切》	(381)
西尔维	(382)
前所未有的介入	(384)
《告别的仪式》	(388)
致“海狸”和其他几个人的信	(390)
结束语	(394)
谢辞	(397)
附录	(398)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著作	(398)
译后记	(400)

特里斯当朋友，当死神窥视你的
时候，理智告诉你，
别再留恋尘世……
伊瑟拥抱他，躺下去吻他的嘴唇和面
颊，她紧紧地将他拥抱。

伊瑟的举动

萨特弥留之际。他抓住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手腕，闭着眼睛嗫嚅道：“我非常爱你，我的小海狸。”他向她伸过嘴唇，波伏瓦俯身拥吻萨特。尔后，萨特陷入昏睡之中。波伏瓦一连几个小时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身边。当天晚上九点钟，萨特就与世长辞了。波伏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想钻进被单躺在他身旁，一个护士拦住我，劝道：‘别这样，当心……溃疡。’那时我才明白了焦痂的真正性质。我在萨特旁边躺了下来，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五点钟的时候，护士们来了。他们将一个床单和罩布覆盖在萨特身上，然后把他抬走了。”那天是1980年4月15日。

三天以后，好几万人前去吊唁。无以数计的朋友、崇拜者、好奇者、记者汇成一股人流，冲击着蒙巴那斯公墓的围墙，涌上墓碑，人群拥挤不堪……没有滑稽的人物就不会对比出崇高的行为，一个攀在树上的陌生人骤然跌落在萨特的灵柩上。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二十岁时曾写道：“今生今世，他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可是现在，正值她六十五岁，她却凄然道：

“他的去世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九泉下相会。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生活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达到和谐，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要是让克雷蒂安·德·特鲁瓦或者贝鲁尔来写这个爱情故事，难免不把它写成一部传奇。一个在女伴中智力过人的漂亮少女，遇上一个出类拔萃的小伙子，这便是一对理想的夫妇。说他们是理想的一对，是因为这种结合在当时最为“时髦”。波伏瓦和萨特在半个世纪中为人们作出了表率，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哲学，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个时代。人们羡慕这对既令人困惑又惹人恼怒的夫妇，却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无法从新颖的角度去理解、把握他们，替他们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伴随我们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们那些蕴含着无数观念的词语具有一种力量，包孕着历史事实的词语富有魔力，在这一点上，它们引人入胜，令人如痴如醉；在这对伴侣的全部作品中，这样的词语比比皆是。我们同那些作品、那些语句的对话由来已久；可是当我们超越这种不由自主的投入之外，一提起它们，我们会感到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使得我们更受诱惑、更加激怒、更加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是一对夫妇，并且除了哲学、政治观点变化之外，尚有这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完全理解。我们之所以推崇他们，是因为作家的爱情故事能在作品中构成情节。除了叙述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别无他言。不然，除了包含着理智的情感，除了历经生活磨难而最终团聚的夫妻令我们激动、惊奇，并为他们的魅力所折服外，为什么我们要忆及科斯玛和瓦格纳？为什么我们要提到爱露依丝和阿贝拉尔？

毋庸置疑，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堪称两位伟大的作家，他们不愧为喧闹的半个世纪的海洋上的领航人。什么批评、什么怨恨都不曾使他们的光辉形象黯然失色。可是如果说这个荣誉始终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

“我们志同道合，我们的融洽会象我们的生命一样持久……这个结合高于一切。”波伏瓦写道。人本身便是他们的财产，反射在一个双面镜中。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离愁别怨，但频繁的鸿雁传书弥补了这种憾事。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他们融汇在一起，那就是写作。

由于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他们这个生活和写作计划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他们的爱情已经超越了生命的存在范畴，远非随岁月流逝而转瞬即逝的爱情所能比拟。这个高于一切的结合是彻底的，令人满意的。波伏瓦写道：“他的存在为人作了辩护。”萨特对此回答道：“我们相互理解，因为我们格外相似。……除波伏瓦外，我从未对任何人谈论过我的理论。……我的孤独感早就不复存在了，……使我跟波伏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唯一的、十分深厚的关系，是最美好的、最高尚的关系……。”波伏瓦和萨特使我们如痴如醉，因为，他们曾将特殊人材所能给予我们的礼物中最为珍贵又最为普通的东西奉献给我们，这种贯穿其小说并增强其作品感染力的东西，即是一种长久以来便属于公有财产的爱情，以至于我们觉得这对情侣既真实可信，又象是虚构的。在这样的爱情中，他们创造了新型的恋爱方式和关系，使爱情既自由又真挚；他们不但得到了这种和谐，而且维持了这种和谐，有时他们甚至为此气恼，尽管另一些人始终嗤之以鼻。

他们的爱情早就显示了惊世骇俗的独特性，早就包含着犹如他们特殊的气质一样复杂的爱情道德，它已经超越了时间，历久弥坚，因为这种令人羡慕的爱情通过不断地重新选择，与日常生活所有的水准保持一致。他们只需要成为他们所做的那种人。他们能在五十多年间日复一日地重新创造人的鲜明形象，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在毫不妥协地走过了一生的全部行程后，波伏瓦想必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她说：“不存在正常的死亡，一个人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件是正常的，因为人的存在表明人本身就存在

问题。”

对波伏瓦来说，超越现在，奔向连死亡也不可中断的未来，这样一个女存在主义者的行为和一种哲学实践才是正常的，所以，她为萨特的最后十年专门写了一部书；接着，发表了五十年中她一直保藏着的他的信件，通过回忆来描绘他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为此她天天反复推敲源源涌出的词句，每一字都斟酌再三。

她摆脱、超越了萨特之死带给她的痛苦，她说：“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如果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要知道我是作家，……是全部生活受写作支配的名人。”

第一章 孩子和他人

在世人眼里，
女子无才便是德。

——司汤达

凡尔登银行家的破产

1908年1月9日，西蒙娜·德·波伏瓦出生在巴黎蒙巴那斯大街103号的一座小楼里。这座房屋位于拉斯帕伊夫大街的尽头。两年之后，一楼开了个简陋的咖啡店，取名为罗隆德。伐樊十字路口，是个远近闻名的场所，蒙巴那斯最负盛名的咖啡店都开设在它的四周，如帕那斯、多姆、罗隆德和巴蒂咖啡店，就在这里，波伏瓦和尚未成名的小伙伴莫蒂戈丽亚尼、福吉塔、凯瑟林、查特基娜、毕加索等人一起度过了她的童年。那时这个十字路口还是一处宽阔的工地。从1905年起，人们开始疏通使两条大街分开的最后一百米地段。到了1913年，两条大街终于连通起来。在饰鬣飘扬的共和国卫兵的簇拥下，普安卡雷总统乘坐两名车夫驾驶的敞篷四驾马车来到这里，主持了通车典礼。他在致词中自然强调了一下工程进度的缓慢。这里，车水马龙，拆除建筑物的嘈杂声不绝于耳。白天，泥瓦工一个劲儿地喊叫，夜晚，继之而来的是帕那斯和罗隆德咖啡店快活的喧闹，那些声音一直传到楼上波伏瓦的闺房，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波伏瓦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正好赶上一场家庭悲剧。这件事给她的幼年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决定了她今后生活历程的方向。原来，她的外祖父居斯塔夫·布拉瑟是凡尔登的银行家，法

院宣布他已破产。他拥有的一切财产都将用来赔偿其企业的巨大亏损。这个年近半百的人名声扫地，就要锒铛入狱。宣布破产！这个词在当时颇有份量，因为这是一桩受到法律惩罚的罪行，而一个声名不好的人会影响整个家庭。失去财产后就被社会抛弃的破产者，往往因为绝望而寻短见。

居斯塔夫·布拉瑟不会去走那条绝路，他热爱生活，身体健康结实，想象力丰富，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布拉瑟原籍比利时，1878年来到当时归属阿尔萨斯—洛林的凡尔登定居。他创办了一个名为居斯塔夫·布拉瑟的合资经营有限公司，后来它变成了默兹地区银行，并迅速取得了成就。布拉瑟因此成为众口称赞的有才能的金融家。

十九世纪是金融家的世纪。如同金融大贵族一样，居斯塔夫·布拉瑟怀着远大抱负，开了一些分行。他精力充沛，勇于开拓，在各家报纸上设立了广告副刊。默兹银行拥有两百万法郎——金法郎的资金，它不断使出新招，逐年使其营业公开化，诸如开设往来账户和支票户头，交易所在法国和外国实施各种交易，证券担保贷款，支付法国和外国息票以及现金存款等。现金存款在那时具有诱人的利率：存款见票即付1%，存期三月付2.5%，半年付3.5%，一年付4%。

金钱源源而来，居斯塔夫·布拉瑟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银行家之一。他富有魅力，具有令人信服的天资，生活阔绰，讲究排场。据他看来，这种生活是最具说服力的广告形式。他举行盛大晚宴招待他的股东，还邀请凡尔登上流社会的资产者以及同他一起打猎的驻军军官参加舞会。对此，凡尔登的各家报纸曾作过多次报道。选举期间，他在候选人中笼络人心，同时举行招待会和舞会，使朋友们在他的客厅里进行审慎的选举活动。

居斯塔夫·布拉瑟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他娶了一个富有的继承人作妻子。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叫弗朗索瓦兹，是个浅褐色眼睛、棕色头发的漂亮姑娘——亦即西蒙娜·德·波伏